

动人心扉的黑白之美

周增炎

绘画世界五光十色、绚丽无比,但黑白之美却一直被画者和观者推崇和迷恋。古埃及纸草上的素描,我国仰韶文化陶盆上的鱼纹、人面纹,早期帛画中的人物、龙凤形象等,奏出了黑白造型的先声。现代版画对黑白的演绎自是其所长,而画对黑白的运用也妙不可言。中国画墨色的浓淡参差、留白等,本质上也是对黑白的运作。现代设计中,黑白之美更是受到重视和广泛运用。

洛克威尔·肯特说:“戏剧欢腾热烈的场面,固然可以造成强烈的气氛,但单人的独白往往更具感人肺腑的艺术力量。在繁华的色彩舞台上,我最喜欢用单纯的黑白独白。黑白最单纯、最醒目,因为在远距离的视觉中,一切中间调子都会消失,简单而纯朴的理解,却最能打动人的心扉。”(马克·卜维勤《肯特版画选集》前言)

黑白之美何以能如此动人心扉?首先,在于黑白直接明了地传递作者的造型智慧和画面意蕴。

绘画的制形构象是绘画艺术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作者通过情意、表象和一定的媒介方式构成绘画的意象,传递作者所见、所思、所感和所求,如何使绘画作品放射出更迷人的光彩?“视觉不是对元素的机械复制,而是对有意义的整体结构样式的把握……不是对于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创造性把握。”(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绘画的视觉效果与艺术魅力固然与主题、材料、技艺、环境以及观者素养等诸多因素有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黑白两极之美的概括与驾驭毫无疑问是最引人的,是绘画表现的最佳途径之一。当我们面对徐匡的黑白版画《主人》时,无不为其白底上的黑色主人公所深深地吸引,作者的创作主旨和激情在单纯的黑白对比之下一览无余。柯勒惠支的《骚动》,看那白色天空前高过头顶的黑色拳头、手臂、镰刀,给我们强烈的视觉震撼。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有意强化了沙滩天水一色与烈日下纤夫深褐色群像的黑白明度对比,引起观者对画中纤夫命运的关注和沉思。

黑白的单纯与对比之美不仅能够强化审美表象,达到明了深化作品主题的目的,而且由于作者有效地把握了视觉效应,使得黑白对比聚焦于画面的

点睛之处,从而展示画家的精湛技艺。如达·芬奇、安格尔等用油画形式处理主体形象时用深色虚去暂不关注的背景事物,而强调亮色人体的塑造,也升华了作品的价值和魅力。瓦洛顿的版画《少女与白猫》则更是一幅直接运用黑白对比表达主体美的代表作。画中裸体少女与白猫,没有施以一刀一笔画的刻划,然而正是这“未刻划”在点线面黑色衬托下才显得少女与白猫更为纯洁可爱。黑白之美使视觉中心由审美广度进入审美深度,并且拓展了审美深度,展示出作者极其高明的黑白运作智慧。

不仅如此,黑白之美作为绘画表现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还能成为作者表现艺术个性的有效方式,传达作者追求的绘画意蕴和美感风格。如冷冰川的黑白版画借助浓黑与纯白给人的美感特质,抒发了画家对家园、对白昼、对女孩、对南国植物等等别具一格的理解与表现。正如陈丹青赞赏的那样:“冷冰川作品最令我赏悦的,是他在通篇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彩色与光芒……即便是在牧歌式的小品中,也能证实绘画原有而且应有的魅力。”(《名家名品·冷冰川》前言)

在绘画中,黑白是一种语言,又是一种形式。李以泰在《黑白艺术学》前言中指出:“作为语言,黑白是作品艺术效果的重要表现手段;作为形式,黑白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内涵。”显然,绘画中的黑白语言无论是它的形态还是它的构成,都简洁而丰富地体现着视觉艺术审美形式的基本规律和特征。

黑白绘画的意象创制过程是一个精神意识物态化的过程。作为视觉绘画的表现形式,造型是黑白画中不可或缺的,但又决不是对象状貌的再现。画家运用概括的手法简约完形,使之成为黑白之形,呈现出画家经过取舍夸张过的纯朴的外形之美。这些造型在黑白的并置中,画家更为看重黑白形交织组合产生的视觉美感和微妙的轮廓线运用,减弱乃至放弃透视、光线、明暗及空间深度、立体效应等正统的表现方法,在看似单纯的黑白形穿插中完成“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表达。董其昌的《山村》选取北方山村一角,画面所有造型依山坡上下四层平视展开,

画面在这些互为映衬的黑白形象的有序排列中,表现出典型的北方山村之美。

线条在黑白美的构成中举足轻重。古希腊陶瓶画上的黑白线条每一根都异常深刻,线条本身无多大变化,却极其准确地表达出人体与动物的微妙区别,线的一切价值都体现在它所属的形的表现上。中国画线描笔笔分明,形神兼备,可谓东方绘画表现方法的精髓。东西方画家青睐黑白线条,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

关于黑白线条的运用,长期研究黑白绘画的王弘力在《黑白画理》中的阐述就很有见地。他说:“人的视觉将线条的形式感和事物的性能结合起来而导致种种联想,所以说‘线条是视觉感性与分析理性相统一的表现’。”他认为线条有着动静之分,指出:“点的移动轨迹形成动线,面与面的界线或边缘是静线。线不仅表现有形物体也表现无形的意象。黑白画可用疏密粗细不同的线组成不同的明度面。当用多种不同的线表现物体的形质光暗时,也表现了不同的色彩感。”他还根据西方画论对线描的分类,研究了不同线条在黑白绘画中的运用和表现特点。“机械型线描指十分规整,装饰趣味强的线描。个性型线描,指画家发挥个性和情绪的线描,大体有流动的、强化的、颤动的和悲怆的线描。”(参见李以泰《黑白艺术学》前言)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绘画黑白美的创新与欣赏,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在黑白美的探寻中,我们看到了构成画面黑白的形和线,当然还有活泼的黑白点。其实在这些画面元素的组织中,真正促成画面美的是贯穿其间的黑白节奏韵律,是黑白点、线、面构成的视觉和谐。“在造型艺术中,节奏是视觉对比造型因素有规律地重复呈现,它能引起观者视觉心理的有序律动,常常体现为注意中心变化的运动线……韵律可以视作节奏的较高形态,是多种节奏的巧妙、复杂的结合,具有使人产生审美心理变化的良好效应。”(王弘力《黑白画理》)我们可以从古元的《初春》中得到佐证:主体的春天树林和湖畔倒影构成了统一于画面起伏节奏的三条主曲线。一条是前排的主树林,树冠形成顶部的主曲线;次条是水面倒影曲线;第三条是时隐时现的远树林梢曲线。三条主曲线的起伏构成了视觉的总体黑白节奏。其次表现在树形、倒影、水面波纹等造型语言的有序变化上。由黑色树干排列连接倒影产生的画面纵式节奏,而每棵树枝杈的穿插又加强了节奏的丰富性。版家用娴熟的刀法刻出长短、粗

细、扭曲、聚散的黑白线节奏,加上天空中盘旋于树梢的数点鸟雀和嬉戏于湖面的若干只野鸭,画面的点、线、面节奏交织出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春天景象。

成功的黑白之作,其节奏与和谐也离不开灰色的安排。在黑白灰的有机组织中,灰色犹如乐谱中的和音,起着传承节奏,丰富黑白调子的作用。如日本栋方志功的《夜归》,人们往往为左右两大块黑色、通过白底衬托中间夜归人的大胆妙用拍案叫绝,我却更为画家把中间人物处理成线性灰色的构思而感动。要是夜归人也处理成纯黑色,主体虽然也会突出,但却少了人物那份空灵和黑白灰的和谐。

画家根据黑白美的需要,采取不同的调子处理方法。其处理的能力及布局,充分显示出画家的黑白修养。如麦绥莱勒的《收获葡萄》,画面仅有一个半身少女,构图并不复杂,但却别出心裁地将两只交织于胸前的手分别处理成黑与白,而把垂挂于胸前及捧着的串串葡萄,充分运用其数量和圆造型的丰富性,通过大量小面积的黑白穿插,构成富有韵味的黑白灰节奏,显示出作者黑白处理的功力。总之黑白节奏与和谐不仅仅是对生活造型的朴素再现,而是作者由此主导的视觉符号驾驭黑白的精神世界。是画家追求黑白之美的重中之重。

绘画的黑白之美固然是画家构思运筹黑白形式的探索结果。但画种不同,材料、媒介、技法不同,也往往赋予画面黑白以新的形式美感。如黑白木刻,或畅快淋漓,或细腻冷峻,其刀锋木味之下的黑白美感就与纸本笔绘的黑白大相径庭。赵延年在黑白木刻拓印时,巧妙地把握油墨的深浅程度,创造了黑色层次变化的拓印技法,使得版画的黑白语言更为丰富生动。中国画柔毫蘸墨画于宣纸,呈现的又是另一派黑白神韵。如齐白石的《草虫雁来红》,寥寥数笔挥就的黑色蝴蝶在白色宣纸映衬下是那般的栩栩如生,而蝴蝶黑翅上所用的枯笔,似画家不经意间带出,却使我们看到了黑白之间的洒脱与干练之美。

绘画中的黑白形式规律,使得黑白美以其最朴素的方式传达着丰富、明快、多姿的魅力。可以相信,随着绘画研究的深入和艺术的普及,黑白美的内涵将越来越受到画者的重视与发掘,黑白之美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钟爱。

(作者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